

海
角
遺
編

癩
史

痛史

殘夫

叙

秦漢以來，史冊繁重，度架盈篋，浩如烟海，遑論士子購求匪易，即藏書之家，未必卒業。坐令前賢往行，徒飽蠹腹，古代精華，視等覆瓿，良可哀也。竊求其故，厥有六端：緒端複雜，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句讀，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斲乾，卒業無期，四也；童蒙受學，僅授大略，採其粗蘊，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著，六也。有此六端，吾將見此冊籍之徒存而已也。雖然，其無善本以兩後學，實爲其通病焉。年來吾國上下，競言變法，自應維新，教授之術，亦採法列強，教科之書，日新月異，歷史實居其一。吾曾受而讀之，蒙學中學之書，都嫌過簡，至於高等大學，或且仍用舊冊矣。從前所受，皆爲大略，一蹴而就於繁瑣，毋乃不可。況此僅就學子而言耳，失學之輩，欲事窺探，尤無善本，坐使好學之徒，因噎廢食，當世君子，或宜憫之，下走學植庸陋，每思補救，而苦無善法，隨几假寐，聞

窗外喁喁竊聽之。興夫二人對談三國史事也。雖附會無稽者十之五六。而史事略亦得十之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義之功也。蓋小說家言。興味濃厚。易於引人入勝也。是故等是魏蜀吳事。而陳壽三國志讀之者寡之。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於輿台。蓋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歷代史籍。無演義以爲之輔翼也。吾於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人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籍小說爲先導乎。請俟後人定論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握筆之始。先爲之序。以望厥成。

南海吳沃堯跣人氏撰

痛史

- | | | |
|-----|----------|----------|
| 第一回 |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
| 第二回 | 聞警報度宗逃微恙 |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
| 第三回 | 守樊城范天順死節 | 戰水陸張世傑設謀 |
| 第四回 |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 送靈樞韓新當說客 |
| 第五回 |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
| 第六回 | 死溷廁權姦遺臭 | 請投降皇帝稱臣 |
| 第七回 | 痛蒙塵三宮被辱 | 辟謠詠二將憐忠 |
| 第八回 |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
| 第九回 | 辭尊號楊太妃知禮 | 議攘夷衆志士定盟 |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勳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鬧河北路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鬧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厓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王潛盜骨

第二十回 謝君直再上仙霞嶺 桂夫人壽終玉亭鄉

第廿一回

胡子忠裝瘋福州城

謝君直三度仙霞嶺

第廿二回

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第廿三回

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反蒙古王

第廿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第廿五回

賺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第廿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第廿七回

忽必烈太子重蒙冤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痛史

卷上

我佛山人著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鴻鈞既判，兩儀遂分。大地之上，列爲五洲。每洲之中，萬國並立。五洲之說，古時雖未曾發明，然國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國度，就有競爭，優勝劣敗，取亂侮亡，自不必說。但是各國之人，苟能各認定其祖國，生爲某國之人，即死爲某國之鬼，任憑敵人如何強暴，如何籠絡，我總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則雖敵人十二分強盛，總不能滅我之國。他若是一定要滅我之國，除非先將我國內之人，殺淨殺絕，一個不留。他方纔能够得我的一片絕無人煙的土地。看官，莫笑我這一片是獸話，以爲從來中外古今歷史，總沒有全國人死盡方纔亡國的不。知不是這樣講，只要全國人都有志氣，存了個必要如此，方肯亡國的心，他那國就不能亡了。

縱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將來歷史上敍起這所話來，還有多少光榮呢？看官，我並不是在這里說歎話，也不是要說激烈話，我是惱着我們中國人，沒有血性的太多，往往把自己祖國的江山，甘心雙手去奉與敵人，還要帶了敵人去殺戮自己同國的人，非但絕無一點惻隱羞惡之心，而且還自以爲榮耀。這種人的心肝，我實在不懂他是用甚麼材料造成的，所以我要將這些人的事跡，記些出來，也是借古鑑今的意思。看官們不嫌煩瑣，容我一一敍來。

却說宋朝自從高宗南渡以來，偷安一隅，忘却徽欽北狩之辱，還覲然面目，自信中興，誅戮忠良，信任秦檜，所以南宋終於滅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後，六傳而至度宗，其時遼也亡了，金也滅了，夏也絕了，只剩了蒙古一國，氣餒方張，吞金滅夏，屢寇中華，既佔盡了北方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江淮一帶，絕無甯日。原來蒙古的酋長，姓奇渥溫，自從宋甯宗開禧二年，他的甚麼「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名叫「鐵木真」的，稱了帝號，看官，須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國，鐵木真雖是稱了帝號，那時他還不知道這個帝字是怎麼樣寫法，所以他雖建了許多，甚麼九旂呀，八旗的，在那「鄂諾河」地方，即皇帝位，羣臣却還是叫他「成吉思」，這成吉

思三個字。蒙古話就叫做皇帝的了。他的稱帝。雖是看着中國的樣。却連年號也不懂得建一個。後來慢慢的有那些全無心肝的中國人。投降過去。在他那邊做了官。食了俸。便以爲受恩深重了。拿着盡忠報國四個字。不在中國施展。却施展到要吞滅中國的蒙古國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入了許多中國文明。到了第四傳。他的甚麼「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纔曉得建個年號。這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正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纔去了蒙古兩個字。改一個國號。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從主人之義。捨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個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姓劉。名秉忠。表字仲晦的。這一位寶貨。本來是大中華國瑞州人氏。却自從先世。即投入西遼。做了西遼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却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這位寶貨。纔投降蒙古。又去做蒙古的官。這一天他忽地生了一個盡忠報國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說甚麼陛下欲圖一統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禮樂制度。皆當取法於中國之堯舜。中國自唐虞以來。歷代都有朝代之號。今陛下神聖文武。所向無敵。將來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

個朝號。據中國易經乾元之義。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號。當取一個元字云云。忽必烈覽奏大喜。即刻降旨。定了這個元字。從此蒙古就叫做元了。忽必烈以後省稱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劉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顯他的才幹學問。巴不得一聲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禮樂、祭祀、輿服、儀衛、官制、等條例。又定了許多「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奉國上將軍」「昭勇大將軍」等名目。元主一一准從。又降旨叫他起造宮殿。秉忠也樂得從事。於是大興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費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錢財。方纔一一造成。各處題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後來又改為大都。宮殿落成之後。元主就喜孜孜的。叫欽象大夫。揀了黃道吉日。登殿受賀。到了這日。自是另有一番氣象。但是庭燎光中。御爐香裏。百官濟濟蹌蹌。好像是漢官威儀。却還帶着好些腥膻騷臭。牛奶酪酥的氣味。雕梁畫棟。螭陛龍坳。好像是唐宮漢闕。却還帶着許多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閒話少題。却說元主登殿受賀之際。享盡了皇帝之福。覺得這個滋味很好。不由的越發動了他吞併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

撫四川嘉定一帶。一面差官去催襄陽一路。務須速速攻下。不許有違。又指撥了兩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帶地方。衆官奉旨。都是興興頭頭的分頭辦去。只有宋朝這位度宗皇帝。還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權奸。只看得一座吳山。一個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邊的軍務吃緊。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得而知。官裏面任用一個總管太監。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一個宰相。叫做賈似道。這賈似道。本來是理宗皇帝賈貴妃的兄弟。賈貴妃當時甚是得寵。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將他放了一個藉田令。後來慢慢的又做了兩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撫使。又放過一回蒙古議和。大臣回來就授了知樞密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說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國的中國人。反有那盡忠報國的心。倒是對着自家中國皇帝的中國人。非但沒有盡忠報國的心。反有了一種賣國求榮的心。真是叫人無何奈何了。賈似道這廝。出使過一回蒙古之後。不知他受了蒙古人多少賄賂。要賣掉中國江山。那時我並未跟着他去做他的帳房。此時不便造他謠言。所以不會知道他的細數。但是他自從回國之後。即在臨安城外。葛嶺地方。購了幾百畝地。在那裏起造花園。作爲別院。就花園裏面。起一間半閑堂。叫了捏

像的匠人來，將他自己的像捏了一個，就同他自己一搬大小，手脚都用機關裝成，舉得起，放得下，以便冬裘夏葛的同他換衣服。這偶像就供在半閑堂中，叫些歌姬，終日輪着班，對着這偶像彈上品竹。他自己一個人享用得不够，還要弄一個偶像來代他，這豈不是異想天開到極處了麼？他又歡喜金玉古董玩物，所以又在園裏蓋造一間多寶閣，將賄賂所得的古董東西都羅列在閣上，天天到閣上去撫摩玩弄一回，風雨無阻，這就是他的日行公事了。其餘認真的軍務事件，倒反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非但不在心上，並且還授意滿朝文武諸臣，瞞着度宗，不叫他知道。當時賈似道威權日重，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中文武那一個不畏懼他？但聽了似道一言，比奉了聖旨還利害，所以都幫着他去隱瞞。你想這度宗皇帝如何不在鼓裏做夢呢？當時還有一位同知樞密院事，姓留名夢炎，雖然，是個狀元及第出身，平生却是一無所長，幸得結識了賈似道，似道提了他一把，就頻頻升官，授了同知樞密院事，所以他對了賈似道，總是依阿取容，沒有一件事不是稟命而行，惟命是聽，慢慢的就做了似道第一心腹人。這日似道正在多寶閣中，盤弄一個玉雕的裸體美人，只見門上的人來報說，留樞密來拜訪，似道

便說一聲請，那門上翻身出去，不多時便引了夢炎上閣來，連忙上前打拱問好。似道在太師椅上，慢慢的半轉身說得一個請字。夢炎就在旁邊坐下。似道先問道：「年兄到此，不知有何見教？」夢炎欠身道：「剛纔在院中接着襄陽請兵的文書，說是危在旦夕，樊城被困尤急，所以來與老先生商量。」似道道：「這文書有別人知道麼？」夢炎道：「沒有人知道。」似道道：「臺諫中人呢？」夢炎道：「只怕也不見得知道。」似道道：「這就是了，何必理他！我想在外頭將官們自有道理，我們其實不必多管，由得他去。」這也是兵法所言置之死地而後生呢。不然，憑了他一紙文書，今日遣兵明日調將，我們是要忙得飯也不能吃的了。只是不要叫皇上得知，我們管樂我們的。」夢炎連忙欠身說兩個是字。因看見似道手中盤弄着玉美人，便笑說道：「老先生何以寵上一位假美人來了？」似道也笑道：「這是前日淮東安撫使送來的。我因為他因材施教，頗見巧妙，所以拿來玩弄一番。」說罷遞與夢炎觀看。夢炎連忙接過來，仔細一看，只見這玉美人約有一尺來長，可巧翠綠的地方，雕成裙袴，其餘面目手足腹背等處，都是雪白的。那臉面更雕得千嬌百媚，狀貌九生十分精細，看罷雙手遞還似道說道：「這美人好是好極了，只可惜不是活的。」似道笑道：「年

兄你又來了。真真活美人。那裏有這種標緻臉兒呢。夢炎想了半晌。正色道。似這般美人是有。一個。只是可惜不能到手了。似道聞言連忙問是那一個。爲何不能到手。夢炎道。這是學生的鄰居。商人葉某之女。經學生親眼見過的。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莫說是凡人。只怕天仙化人。也沒有這種可愛的面貌呢。似道涎着臉問道。爲何不能到手呢。夢炎道。今年正月裏選宮女。選了進去了。如何還好到手。似道笑道。任憑他宮裏去。殿裏去。我有手段弄得出來。夢炎搖頭道。談何容易。似道道。如果蒙古人取了去。是難得到手的了。如今只在宮裏。還有法子想。夢炎還只搖頭說是談何容易。似道即叫人傳呼擺酒。一面叫人拿了名片去請巫太監來。不一會家僮來報。酒席已擺在百花亭上。似道即邀了夢炎。下了多寶閣。步至百花亭。對坐入席。兩邊歌姬排列成行的歌舞起來。酒過數巡。門上的人報巫公公到了。似道忙教請進來。不一會只見巫忠嘻嘻哈哈的踱進來。嘴裏說道。兩位相爺在這裏吃酒取樂呢。叫咱家來。想是要試試咱家饒嘴不饒嘴。老實說。咱家服侍萬歲爺吃的時候多呢。嘴是向來不饒的。似道夢炎連忙起身讓坐。又叫撤去殘肴。重整筵席。讓巫忠上首坐下。重新飲讌。巫忠便問見召何事。似道

道無事不敢相煩。刻有一件事，非大公公力，不能幹旋。敢須助我一臂。巫忠道：「只要咱家力所能爲，沒有辦不到的。」只求明示，究竟何事？似道便將剛纔留夢炎所談葉氏宮人一節，說將出來。又道：「此女既生得十分姿色，令其白首宮門，未免可惜。所以我意欲弄他出來，派入金釵之列，不知能辦得到麼？」巫忠想一想道：「這人不知派在那一宮裏，有何差使？更不知會否幸過，倘是已經幸過，或在御前當差，那便費些手脚。若是未經幸過，又無甚要緊差使，這就容易商量了。且待咱家去打聽明白，再作道理罷。」似道問：「此女倘在御前便如何？」巫忠道：「那只好放在心上，碰着機會再取出來了。若是不在御前，咱只要悄悄的用一乘小轎，抬他出來，送到府上，咱在花名冊上填他一個病故就完了。」似道拍手道：「妙計妙計。」只求早日設法，更是感激不盡了。巫忠連連答應，說罷，又開懷暢飲，直飲至日落西山，方纔撤席。巫忠夢炎正要辭去，忽見門上人捧了十來封公文上來，說是剛纔資公文的人送來的。因見相爺會客吃酒，不敢造次拿上來。今特呈覽。似道道：「爲何不送到樞密院去？」門人道：「奴才也曾問來，據來人言院裏沒有人，因是要緊公事，所以特地送到相府，探得相爺在別院，所以特地送來的。」賈似道接過一看，也有

淮東來的，也有淮西來的，也有湖南江西一帶來的，明知都是告急文書，他却並不開看，將來一總交與夢炎道：請年兄明日一一都擬了詔旨批駁他回去，被圍的責他力守，風聞告警的責他預備進兵便是了。我也無心去煩瑣這些事。夢炎連連答應，似道又對巫忠道：這事費心在裏面，萬萬不可提起。巫忠道：儘不提起，只是咱有一事，要請教相爺。如今蒙古兵馬如此利害，倘一旦到了臨安，我們作何處置呢？似道哈哈大笑道：巫公公你又來了，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麼？老實對你說，你想宋朝自南渡以來，天下已去了一半，又經近來幾代的昏君在位，更弄得十去七八，這朝廷明明是個小朝廷了，然而我還是一個大臣，我却還有點志氣，不像那不要臉的奴才，說甚麼瓜分之後，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聽他那話，是甘做小朝廷大臣的了，我却不然，如今是得一日過一日，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張降表，他新得天下，在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麼？那時我倒變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況且他新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風土政治，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那時只怕我們仍要當權呢，不比那失位的昏君，銜璧輿櫬之後，不過封他一個歸命侯，將他投閒置散罷了，到那時我們權勢還